

长 篇 小 说



SHENHU AISHUXIA

神槐树下

下

著名抗战题材作家

《地道战》的创作者李克的绝笔之作

李克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长 篇 小 说



SHENHU AISHUXIA

神槐树下

下

著名抗战题材作家

《地道战》的创作者李克的绝笔之作

李克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章 壮志千秋

话说周永刚出了炮楼子，朝大解村走去，他这时心里的一块石头，咯噔的一下才算落了地，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冷汗：“哼！这些杂种的狗东西！我要不是来的时候，把信藏的好，真会被他们搜去！”他走着想着，“这下总算过了关啦！”可是刚走了不远的一截儿，就听到背后枪栓“哗啦！”的一声，使他大吃一惊！是耳鸣了吗？不会！莫非有鬼？更不会！他扭过头来一看，喝！三把刺刀已经逼住了他。

“站住！——不准动！——回去！”三个伪军喊着。周永刚立刻从头顶冷到了脚根，心上像压了一块千斤石，多么的沉重啊！他说：“你们都搜查过了，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走，闲话少说，到楼子里去！搜查过了，你以为就没有事啦！”一个伪军说。

“今天黑下你过不去啦！”另一个伪军说，并冷笑了一声。

刺刀逼着他又走进楼里去。

原来大丘庄这个楼子是属黑风口据点管辖，冯喜营在日军中队长——浅野公平手下，因为他投降以后，抓人杀害村干部有功，所以提升为伪军队长，他就更牛气了。这天他和几个日本鬼子兵，到这里布置强化治安，进行大清乡的安排。刚才那个伪军队长，正陪着他们在三层楼上喝酒打牌，听到楼下边叫他有事，就下去了。当他把周永刚放走之后，又回到楼上，冯喜营一听这件事，便说：“啊？把他放走啦？这个人大雪天黑夜从这儿过，一定和土八路有关。赶快把他抓回来，我来问他！现在八路的花样儿可多啦！”所

以当周永刚这次一进楼来，刑具早摆好了，冯喜营杀气满面的手里拿着一把鞭子，怪声地吼着：“给我打！”四五个伪军忽拉一下扑上去。就把永刚翻倒在地，两旁的皮鞭像下雹子似地朝他身上噼哩啪啦乱抽，抽在他的头上，抽打在他的身上，抽打在他的腿上……他在地滚来滚去，“哎呀！哎呀……”的叫着滚着。

打了一阵之后，冯喜营才把两手一按：“停止！”大家的皮鞭才停下来。

冯喜营在汽灯的紫光下，看不清楚，又点上一盏罩子灯，一手提着皮鞭，一手端着灯，走到跟前猫腰一看，此人有点眼熟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面，一扬脑瓜子想起来了，他在区小队上时，到小陈村活动过，曾在周家住着吃过饭，他放下罩子灯，晃着皮鞭对周永刚说：“你是小陈村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”永刚喘着气说。

“你姓周，名叫永刚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你家还有老母亲，游击队员和区干部们，都叫她周大娘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周永刚心里明白，二次进楼时偷偷扫视了一下，心里很吃惊，看出了冯喜营这个汉奸也在这儿，狗东西坏透啦，今晚上这一关很难过去了。

“你家里有高大龙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康忠在你家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白雪莲在你家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那个队长插问：“冯队长，你问的都是八路军的干部呀？”

“小陈村是个窝点，是区小队和干部，秘密活动的好地方，那周

家是区干部的堡垒户……”

“什么叫堡垒户？”那个队长问。

“这是土八路独有的玩艺儿，就是干部躲藏的秘密地方，别人是不知道的，我们也是不好搜抓到的。”

“土八路的名堂真不少！”

“周永刚！今天雪夜准有紧急事，谁派你去送信，信藏在什么地方？信又送到什么地方？”冯喜营凶狠地说，“说了就饶你这条命；你要是不说呀！……哼哼！你也知道我冯某的厉害！今天黑下叫你过不去，连楼你也出不了！”

周永刚浑身酸痛的，挣扎着爬起来，他说：“我……我说什么呀……我全身剥光了，他们都翻过……去我姐姐家……我已经说过了……俺娘病啦，我来得时候，她……她快断气啦！她老人家要在临死的时候，见我姐姐一面，她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，要不，她死了也闭不上眼睛……下这么大的雪我……我……”他说着哭了。

有的伪军听了周永刚的话，不知是怎么的，背过脸去偷偷抹眼泪。

“你倒编了个圆乎，我要你说真话，你还能哄过我去？”冯喜营把脑袋一偏说：“谁教你这样说？”

“冯队长，各位老总，天下那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儿女？有哪个儿女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啊！人心都是肉长得啊！”

“不要瞎编了，快说信送给谁？”

“我都说过了，叫我再说什么呀！”

冯喜营瞪圆眼珠子说：“他妈的，你倒和我推起磨子来了，你们这一套我清楚！”朝两边的伪军们大喝了一声：“来呀！把火香点着，把他的上衣剥下来！”

两个伪军答应了一声“是！”就扑到永刚跟前，把衣服剥下来，拿着火香在他身上、脸上，“吱……”一烧一个黑洞。永刚脸上的汗珠，像黄豆粒似的，咕噜咕噜地往下滚，他咬紧了牙，他——他不

哼声。

在汽灯的紫光下，满屋的刑具，挥动的刺刀，还有那十几只毒蛇似的眼睛，显得更清楚、更狡猾、更凶狠，这房间活像一间地狱！

冯喜营在桌子旁边，把半截子烟卷往地上嗖的一扔，吼着：“说不说，你还要硬骨头，要不过去！”

一个伪军说：“年轻人，还是说了吧：何必受这份苦哇！”

“说呀！”

然而，周永刚闭着眼睛，好像没有什么事似的，还是不吱声，任他们这不要脸的鬼东西，不通人性的野兽摆弄吧，看你们还有什么办法。他拿定了主意，豁出这条命啦，为抗击日寇死了也是光荣的。

不一会儿，他身上、脸上、烧满了一个又一个黑洞，他却一直没有说话，他倒在地上，晕过去了……

那个说话的伪军，走到永刚跟前去看看，大声说：“报告冯队长，这个家伙死啦！”

“死啦？拉出去！扔在雪地里！”冯喜营说罢，那个说话的伪军，又叫了几个伪军，就把周永刚抬出门去。

一个伪军说：“走，抬远一点，别离咱们岗楼太近，怪怕人的！”

那个伪军说：“你说咱们这楼上，打死个人算什么，好像碾死一个蚂蚁，唉！谁不是爹娘养的呀！”

伪军们把他一直抬到离楼子有半里远近，用劲一扔，便丢在雪地里去了。

雪，仍然在不紧不慢地下着，一片一片地雪花飘落在他身上、脸上，溶化了……又冻了……

一阵阵的夜风，在他身上掠过。可是，他已经是忘了冷的人了。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我在什么地方？”他慢慢地慢慢地醒过来，抬起头，望了望，才知道是敌人把他扔在雪地里。

他挣扎着用胳膊撑起来，看了看方向，那座岗楼像黑魑魍的魔鬼，远远的在西南边站立着……

他赤着身子，在雪地里，该是多么寒冷呀！风吹在身上，如刀割一样，疼的人骨！然而，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任务，他忙摸了摸脚上的鞋，自语着：“啊！信还在，找到王司令员说好了，大龙就能快点送到医院，他的命也就保住了！”原来他离家时候，已经走出门啦，又忽然想到，如果敌人要搜身上怎么办？撕开衣服搜找怎么办？踏雪泥污的鞋子敌人是想不的，所以他便又趔回去把那封信，缝在鞋帮子里边了。

他想：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挣扎着，爬！今儿个黑下也要爬到大解村去！无论如何也得完成任务——把这信送到王司令员手里！

“康忠书记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出错的！”——来时对区委书记康忠说的话，他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他用两只胳膊向前爬行着，……在雪地里爬呀！爬！没有穿着衣服，而又被烧得疼痛难忍的身子，把地面上的雪拉开一条长长的沟。

他的确忘记了疼痛、寒冷，他咬紧牙，爬一截，看看前方，再继续往前爬去——朝大解村爬去！

第二十一章 维持会里

且说小陈村维持会里，会长杜于生被吊在屋内柱子上，不时地摇来晃去。

“打！给我打！”

一阵阵的皮鞭声：“噼啪！噼啪！”……

“哎呀！……哎呀！……太……太君……哎呀！……这……这不能怪我呀！”

“你的心！大大的坏了！坏了！”

“维持会为太君效劳；咱……咱们是一家人哪！”

“你私通八路！”

“我……我冤枉！”

“不说打死打死的！”一个鬼子凶狠地说。

在院子里，维持会管账先生卫二先，拉着双桥镇据点伪军班长王麻子，哀求说：“王班长，快去给小队长，乔本三太郎说几句好话吧，这事确实不能怪咱们维持会呀，路上栽了刀子，上边又下了这么厚家伙的雪，就是神仙也不晓得，你说咱们会长，怎么会知道呢？现在就是把会长打死，这也没有法子呀？班长，你说是吧？”

“汽车上装的是重要的军用物资——枪炮子弹，到小陈村这儿出了问题，你说太君哪能不冒火？”王麻子气急败坏地说，“这事闹大啦！连黑风口日军中队长，浅野公平也会知道！”

“班长，别急。这军火不是在咱们村里放着嘛，枪炮子弹还是很安全呀！”

“让土八路夺走了，你还活得了啊！”王麻子想起来也有些胆怯

了，“土八路就喜欢打劫太君的军火！”

原来事情是这样：由保定府开往蠡县城的两辆装着军火的汽车，行驰到离小陈村不远的地方，汽车轮子被刀子划破，瘫在了路上，押运的几个日本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，怕被游击队夺走，鬼子兵让伪军班长，派人连夜送信到双桥镇据点，让日军小队长乔本三太郎，快来保护这批武器。

乔本三太郎带领鬼子和伪军，后半夜出动包围了小陈村。天刚发亮就进入维持会，把会长吊起来，追问雪地栽刀子，划破车轮子的事。

乔本对王麻子说：“一定追问出，是什么人在雪地栽刀子！”

王麻子按照主子的旨意，审问会长杜于生。

“哎呀！……哎呀！”杜于生还在惨叫着。

噼啪！噼啪！……打手仍不停。

卫二先见屋里边还在抽打，心里真着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自己又不能到乔本三太郎跟前去讲话。

卫二先冲着王麻子说：“班长，你看这事……”

“乔本三太郎冒那么大火！”王麻子缩了缩脖子说，“正在火头上，我也不敢去说！”

卫二先是管账的先生，手里掌握着维持会的经济大权，他想有钱能买鬼推磨，王麻子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，看来不出点血是不行的。他暗暗点了点头，便忙从腰里掏出一沓子联合票，悄悄地把手伸到王麻子的袖筒里，小声说：“拿着买几盒烟吸，小意思！”

王麻子带气地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是为了这几个钱，太君冒那么大火，哪能轻饶，谁要你这几个臭钱！”可是他说话的声音却并不高，仿佛怕让屋里的乔本三太郎听见。

卫二先估摸着有门儿，莫非这家伙嫌少？但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了，怎么办？他正在犯愁，见伪军孔万奇走过来，忙走到跟前说：“孔老总你快替咱村想想，王班长实在为难，乔本那儿也不好说话

儿……”

“真可气，汽车开得好好的，硬是刀子划破轮子！”孔万奇说。

“是呀，土八路干得太奇了！”卫二先又掏出几张联合票，小声说，“孔老总，你对王班长说说，先弟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要钱呀，来我们小陈村不容易，看你们多辛苦啊！”

“是呀，谁不知道在楼子里，打壶酒一喝，打打麻将多舒服！”

“好好招待你们也是应该的，这么大的雪天，天气多冷呀！请兄弟们喝盅酒，吸几支烟也是应该的，事情嘛该怎么办，还得是怎么办！”

孔万奇心里明白，接过联合票，对王麻子说：“班长，我看给弟兄们买几盒烟吸吧！”

“看在孔万奇的面上，就这样吧！”王麻子扬了下脖子，又说，“这个事情，发生在乔本三太郎队长管辖地区，太君能不火吗？事情已经到这步田地啦，当然这刀子不是你村所为，是土八路栽的。我去和太君说说看。”

“对啦，班长，说说先把会长放下来，让太君休息一下，喘喘气，我找人去买酒菜，让太君和兄弟们，喝点酒暖和暖和。”卫二先说，“王班长，全看你的啦！”

“好吧，我去给乔本三太郎说说，也不准行！”

卫二先忙跟上说：“试试看，试试看！”他不住的对孔万奇说，“孔老总，我谢谢你啦！”

这时，只听屋里边仍在吼叫着：

“打！八格牙路！把你们村的人，统统打死！房子统统烧光！”

“哎呀！哎呀！”

王麻子在门口稍停，便走了进去，见乔本三太郎正怒视着杜于生，一个日军挥鞭又要抽打，王麻子向那个日军招招手，忙对乔本点头哈腰地说：“雪地栽刀子是土八路干的，打会长没有用，打死了他还去找谁呀？再者说，咱们这弹药要紧，不能落到土八路手中！”

王麻子见乔本没有打断他的话，就是有门儿，他接着说，“先把会长放下来，好商量个办法。这栽刀子的事，等把弹药送走以后，回来再细追问是谁栽的，一定搞个水落石出！”

乔本三太郎听了他一一番话，斜视他两眼，双手插进裤兜，在地上噤噤地走了两趟，接着一扭头对那个日军说：“暂时先把他放下来的！”

王麻子忙顺着主子的话杆爬：“乔本队长说了，快把会长放下来吧！”又对那个日军点头说，“太君辛苦了，快到那边的歇会儿。”

人们这才把杜于生放下来，但他已经被打得青眼肿鼻，一拐一拐地走到乔本三太郎前边，说：“谢谢太君！”又扬手有气无力地说，“卫二先！快派人去买酒买肉，好好招待太君和弟兄们！”

卫二先答应着，忙派人去操办酒席，让鬼子和伪军足吃一顿。

那两辆弹药汽车，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。别的都好办，这汽车轱辘子可上那儿去买呢？双桥镇没有，就是跑几十里路，到县城里去也是没有哇。

乔本和王麻子又皱眉又抓头皮，商量了一阵子，还是没办法解决，要去保定府取轮胎，路远来不及。

双桥镇本来有电话，乔本可以直拨黑风口据点，让中队长浅野公平，打电话给保定府总队，送汽车轱辘很快就来到小陈村。但夜儿黑下趁风雪之夜，雪莲和小青带领区小队和民兵，把电话线割断，连电线杆子也锯走了。乔本三太郎抓起电话耳机，气得大叫拍桌子发脾气，又知汽车轱辘被刀子划破，所以后半夜就赶到这儿来了。这两件事气得他几乎双手发抖，一屁股坐在屋里一把椅子上，连连抽起烟来。

人们在街上纷纷议论着：

“这下日本人可作蜡啦。汽车出了事，推不行，拉不行，还不如老牛破车呢！”

“路上栽着刀子，这是谁出的高招，真好！”

“你不会,我也不会,反正游击队里有能人!”

一个老人说:“我好像在《三国演义》上看到过,诸葛亮擒敌时,用过此妙计也!”

“呵! 裁刀子划破敌人汽车轮子,八路还有这样的好传统啊! 妙哉! 妙哉!”

“买不到汽车轱辘,日本人,也无能为力了!”

“等着瞧吧! 好戏还在后头哩!”

曾红听了人们议论,乐了,因为他心中有底,暗暗地笑着说:“汽车轱辘子有的是,就是不给日本鬼子用!”

曾红是天津卫人,事变前在码头上当工人,扛了一年的大个。后来又在汽车厂,混了一个时期,又修理汽车,又开汽车,是个熟练司机。厂内工人要求增加工资,闹罢工了,他是个小头头,要抓他,那儿混不下去,就逃出天津卫,顺大清河而上,到保定附近,正是“七七”事变,他挺身参加了游击队,后来到十八团当战士。“五一”扫荡时,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,不能跟随大部队西进到山里,他就留在小陈村养伤。大部队突围时,把好东西坚壁在这儿,里边有自行车,也有缴获下的汽车轱辘子,这会儿还在地洞里藏着呢,这些只有少数地下党员知道。上级嘱托给曾红管理这些东西。

维持会里,乔本三太郎和王麻子一帮人,在桌上又吃又喝,乔本警惕性高,只喝了半瓶子二锅头酒,大口小口吞吃鱼和肉。王麻子喝成半醉,话说舌头根有点发硬。吃罢饭,他们一直商量到半夜,也是没有解决汽车轱辘子问题,可是军火又不能耽误,同时,在这里呆着,没有炮楼保护,也不放心。谁知道哪会儿,就有八路军来突然袭击呢? 所以乔本三太郎决定,明天一早派四辆大车,先把子弹枪支运走,汽车暂时留在这儿,交维持会好好保管,等押运的人从蠡县回来后,再从保定府运汽车轱辘来,把这两辆汽车轮换上开走。

好不容易才把日伪军安排下来了,闹的会长和管账先生,晕头转

向地抓头皮转腰子。二人心急的小声商量了一会儿，觉着这事很棘手，按照鬼子的要求，当天黑下就派四辆大车把子弹装上。

第二天天刚发亮，乔本和王麻子，叫起手下人，没有吃早饭就赶回双桥镇去了。

押运军火的鬼子和伪军，早早地起来，呼噜呼噜吃完饭，就押着车出了村，东张西望的朝通往蠡县的公路上走去。车把式站立车辕上，连连甩着“呱啦！呱啦！”的响鞭。

人们在村边上，看着走远了的车子说：“那群杂种们，连他们的祖宗也不要了，和小日本鬼子穿一条裤子，叫他们遭吧！走到半路上，也得让地雷炸死！”

“这子弹往蠡县城运，不一定运到谁手里呢！”

“你甭操这份心，游击队里有能人，说不定会从雪地里钻出来！”

“咱们的队伍截着，突袭一家伙，那才过瘾呢！”人们你一言，我一嘴地议论着。

第二十二章 雪莲押车

话说康忠在周大娘家里，一直等不见周永刚回来，心里很着急！莫非出了什么事情？大娘和高大龙，也都眼巴巴地盼望着回信。这时，忽听街上有“拨咚咚！拨咚咚！拨咚咚！”的声响，大家支起耳朵，又仔细听听：“拨咚咚！拨咚咚！拨咚咚！”又是连响三下，周大娘听着这声响很熟悉，她说：“货郎担来了，我去买几根针线。”

在这一带农村里，有不少货郎担，就是一个人挑担儿，货架上挂有毛巾、手绢、红头绳……底下装满各种各样，群众最喜欢的小商品。听到拨郎鼓响声，人们围拢来，买针线，妇女头上的发卡……日用小百货俱全。康忠说：“大娘，你去把那个货郎叫进来。”大娘说：“我买点针线，给你们缝补衣服，不用叫人家进来啦，多麻烦呐！”

“大娘，有要紧事。”

大娘怀疑地说：“要紧事？”

康忠笑着说：“你去叫吧！”

大娘走出院门，一见那个货郎，愣住了，奇怪！这个卖货郎怎么没有见过呀！她领货郎进了院门。

那个货郎见了康忠，忙递给他一个折好了的纸条，只是点了点头儿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便挑起货郎担就又出门去了。

卖货郎是九分区司令部派来送信的，因为司令部王司令员，经常活动在这个区，常和康忠取得联系，所以规定的暗号是摇三下小拨郎鼓儿。在这种斗争极严重，而又非常复杂的情况下，为了保守

秘密,不受到敌人的注意,我们的斗争方式、联络都改变了新的花样,不光有货郎担,还有挑油担打着小铜锣的;你在街上碰见磨剪子抢菜刀的,真闹不清,他是真做生意,还是八路军的通信员?

这时,曾红走过来,跟随康忠走进屋里。康忠忙把那纸条打开,仔细地看,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他的脸,只见他的双手在发抖,脸上的颜色渐渐地变了,变黄了,眼眶里滚动泪花,他把信折好握在手心里,他看不下去了,呆呆地站着。

“大娘……司令部的回信来啦!”

“哦?回信来啦,永刚把信送到了吗?”

“信,他是送到了,完成了任务。王司令员答应叫咱们把大龙,立刻送到医院里去。对于鬼子的军火,地区队留了精干的队伍,让咱们区小队好好配合,拿下军火;就是永刚他……他……”康忠说不下去了。

“永刚他怎么样?”大家急问。

“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他到底怎么啦?”

“被冯喜营那个无耻之徒,在大丘庄炮楼子里,打得死去活来,晕了过去,扔在雪地里。永刚醒过来他爬到了大解村,把信终于送到了。”

“好样的,是周家的好儿子!”大家称赞着。

“医院里经过紧急抢救,他……”康忠说着低下了头,眼泪也流下来,他这是头一次流泪啊!

大家沉默着……大娘眼里冒着泪花……

康忠擦擦眼泪,抬起头来,沉痛地说:“大娘,永刚为了抗日工作,为了打败日本鬼子在敌人面前,一直没有暴露秘密。他为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,为我们伟大的人民,为了我们子孙后代过上自由幸福地生活,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!他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!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,后人也不会忘记他!”

“你老人家不要难过，今后的生活区上照管。你死了一个儿子，还有我们大家，许许多多的战士，都是你的儿子！”

大家接着说：“今后的生活，咱们村县负责！”

周大娘站在那里，眼睛发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人们看着这位为了穷苦人得解放，为了抗日献出了两位亲人生命的周大娘，从心里敬服她，但也是极为难过，不由自主地都流下了眼泪。

周大娘扯起衣襟，擦擦眼泪，说：“大家都知道，永刚的爹，在民国二十二年闹高蠡暴动时，为打倒恶霸地主，在暴动中他爹和大龙的爹，一起牺牲在大冉神槐树下；如今永刚继承父辈尚未完成的事业，为了打败东洋鬼子，永刚儿又牺牲了，他死得光荣！是我的好儿子！也是国家的好儿子！”

大家说：“永刚是人民的好儿子！”

康忠加重语气说：“永刚是共产党的好儿子！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，有多少共产党人，献出了他们宝贵地生命啊！”

炕上躺着的高大龙，听说永刚被冯喜营打死了，火从心头起，忽地爬起来：

“康书记，咱们一定为永刚报仇！”说着说着他的伤口忽然疼痛起来了。

周大娘一看大龙起来了，忙扑上去，把他按住：“孩子，快躺下吧，伤口痛！”

大龙喘了喘气，说：“大娘，到我跟前来，我对你有话说！”

大娘走到跟前，他抓住她的手，说：“大娘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爹在闹高蠡暴动时，和周大伯一块牺牲在神槐树下。我娘在鬼子大扫荡时，被日寇和冯喜营活活打死，新仇旧恨都记在心中。我家里再也没有旁人，你就做我的娘吧，我就是你的儿子，打败日本鬼子之后，我来伺候你一辈子……”

高大龙说着，因为太激动了，伤口一阵一阵痛着，脸上冒出汗珠儿，大娘忙把他扶住。

“好孩子，不要动，伤口痛啊！你就做我的好儿子吧！”她又抚摸着他的头，说，“龙儿，你爹闹暴动牺牲了，就留下你这么个，高家的独苗苗；你周大伯就留下刚儿这么一个，周家独苗苗。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，哪天都东奔西跑，豁着命的干！你们流血的流血，牺牲的牺牲……我想得开，不难过！”她嘴里这样说不难过，眼睛里却掉出了泪珠。世界上的母亲，哪个不疼爱自己的儿子啊！

大娘扯衣襟擦擦眼泪，又说：“和老一辈一样，他为了抗日，为了革命……我…我不难过……”

“大娘，你是个坚强的母亲！”康忠又对众人说，“大龙说得好，打败东洋强盗以后，要伺候大娘一辈子！尊老孝敬父母，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我们要发扬光大这种美德，在农村尤为重要！”

大娘对康忠说：“大龙的伤很重，别耽误喽，快想办法把他送走！”

曾红叱下嘴说：“送到大解村去，要通过岗楼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！”

“是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另一个人说。

康忠在一旁，摸着下巴，一时没有说话。

有人说：“要不黑下送走！”

“不行不行！过不去！”

“唉！这事真遭整子！”

人们在发愁，难住了。大家看着高大龙，眼睛却盯着康忠，看他有没有高招，来解决这个大难题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康忠说：“有办法！”

“什么办法，快说出来大伙听听！”

康忠说：“这个办法，就是在敌人留下的两辆汽车上！”

“对！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开汽车走这个办法挺妙，使敌人神不知鬼不觉，等敌人发觉就开过去了。”曾红说，“我能开一辆，另外一辆没有人会开！这倒又是个大难题！”